

LUIS SEPÚLVEDA
HISTORIAS MARGINALES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边缘故事集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UIS SEPÚLVEDA
HISTORIAS MARGINALES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边缘故事集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0793

Historias marginales

by Luis Sepúlveda

Copyright © Luis Sepúlveda, 1994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t.,

Frankfurt,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故事集/(智)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施杰,
李雪菲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塞普尔维达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442-8

I. ①边… II. ①路… ②施… ③李… III. ①故事-
作品集-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749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9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42-8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边缘故事
005	阿瓜鲁纳雨林之夜
010	失落之岛
014	双子杜亚尔特
018	辛巴先生
023	在菲茨卡拉多的足迹之后
032	你好，诗人
038	厄尔巴海盗
042	楚楚与关于巴尔博亚的记忆
058	驯鹿之国
070	地中海的鲸
074	大利佬
080	采石工
084	一个叫比达尔的男人
089	劳芬堡的那位关员

095	阿塔卡马的玫瑰
101	费尔南多
108	某卢卡斯
113	爱与死亡
117	斯大林格勒的白色玫瑰
121	“六八”
126	海明威老爹有天使到访
131	胡安帕
136	罗塞丽娅，世上最美的女郎
139	阿斯图里亚斯
143	无名先生
148	科洛阿内
151	情人
155	加斯菲特
158	圣诞快乐！
163	干弟
166	寂静之声
171	干杯，加尔维斯老师！
176	黑姑娘与白姑娘

边缘故事

几年前我造访了位于德国境内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①。在难忍的死寂中，我走在躺着千万罹难者的公墓间，自问在哪个墓洞里安放那位女孩的遗骨——关于纳粹暴行最感人至深的证据来自她的遗赠，她也将那份确信传递给了我们：文字是至高至大且长存不灭的庇护所，因其砖石是用记忆的灰泥凝聚筑成。我行走，我寻找，我遍寻不着。没有任何标识能够将我引向安妮·弗兰克的沉睡之所。

肉体的亡故之后，号为遗忘与无名的两位刽子手又赐予人类第二次死亡。死一个人是场丑闻，死一千个便只是个数字——这句话是戈培尔说的，而智利的军人、阿根廷的军人

① 又称贝尔森，于1943年7月建立，纳粹德国集中营，在距汉诺威州采勒（当时属普鲁士）西北16千米处的贝尔根和贝尔森两村附近。

以及假扮成民主主义者的他们的同党曾经重述且仍在重述着它；米洛舍维奇们、姆拉迪奇们以及化装为和平谈判者的他们的共谋曾经重述且仍在重述着它；在离欧洲如此之近的阿尔及利亚，屠杀者们亦鄙夷地将这句话唾在我们脸上^①。

贝尔根·贝尔森的确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地方，恶行的重量压在人的顶上。“要让它不再重演，作为我来说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样的窒闷继而催生出想要认识每一位受难者，讲述他们的故事，紧握文字这唯一足以对抗遗忘的武器，去叙述我们的父辈、爱人、子孙、近邻以及友人的那些辉煌荣耀或是微不足道的事迹的愿望。生命也可以成为对抗遗忘的一种方法，正如巴西诗人吉马良斯·罗萨所说，叙述即反抗。

在集中营的一端、距离那些声名狼藉的尸体焚烧炉仅几步之遥的地方，在一块大石粗粝的表面上，有人——谁呢？——许是借助小刀或铁钉，刻下了这最似诗剧的呼喊：“我曾存在于此，无人会讲述我的故事。”

① 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欢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同时向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要求独立和自由，但法国命令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向游行示威的民众开火，从那以后的一个月里，大量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殖民军所杀。

我亲眼见过许多画家的作品，抱歉，直至今日我也未曾
在其中的哪幅画作里体味到像蒙克的《呐喊》所能激发出的
心灵的震颤。我也曾经面对不计其数的雕塑，而只有在奥古
斯丁·伊瓦罗拉^①的创作中我才找到了用语言所永远不及表
述的激情与柔软。我猜想我读过的书也该有几千本了吧，还
从来没有哪段文字能像这句镌刻于石块上的话语一样，坚硬、
神秘、美丽，又让人心如刀绞。

“我曾存在于此，无人会讲述我的故事。”句子这样写道。
写于何时？是出自女性还是男性之手？刻下它的时候，作者
想着的是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英雄履历，或者，竟是背负着所
有未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无人为其树碑立传、在生命的街
道中匆匆走过的可怜人之名？

我不知自己在那块石头跟前站了多久，但伴着时渐西下的
夕阳，我看见有更多双手在殷勤拂拭着那段铭文，不让遗忘的
尘土将它掩埋：俄罗斯姑娘弗拉斯卡，她面朝只剩一具枯瘦骨
架的威海^②，向我讲述着她是如何对抗过那最终杀死了一片满

① 奥古斯丁·伊瓦罗拉（1930— ），西班牙巴斯克画家、雕塑家。

② 一个位于中亚的内流咸水湖，坐落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的交界处。

载生命的海洋的疯狂；德国人弗雷德里希·尼曼特——费德里科·无名^①，他于一九四〇年被宣告死亡，而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还在踏破铁鞋奔走于官僚主义的庙堂间，只为证明自己还活着；阿根廷人卢卡斯，他烦透了虚伪至极的长篇大论，决心以一己之力拯救巴塔哥尼亚在安第斯山区的林地；智利人加尔维斯老师，在一段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流亡之中梦回破旧的教室，醒来时满手粉笔的白灰；厄瓜多尔人比达尔，他将葛丽泰·嘉宝奉为支柱，强忍着地主的殴打；意大利人朱塞佩，他因为错误来到智利，因为错误走入婚姻殿堂，因为错误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又因为另一个巨大的错误获得了幸福，他坚决维护着人犯错的权利；还有深爱着每一艘船的孟加拉人辛巴先生，他亲手领着它们走向毁灭，向它们不住地赞颂着它们犁过的海水之美；更有我的朋友弗雷迪·塔维尔纳，面对谋杀，他投之以歌……

他们所有人，以及在那里的更多人，他们的手掌还在反复擦拭着那句石上遗言，而我知道，我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

① 后者是前者的西班牙语译名，德语 Niemand（尼曼特）的释义即“无名”。

阿瓜鲁纳^① 雨林之夜

我不认识那个驻足于河岸边、深呼吸着、当辨认出那股在空气中巡游的味道时扬起嘴角的男人。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我的兄弟。

那个晓得花粉的旅行是被专横的风所牵拉，但自信的它永远只是梦想着那片等待着它的丰沃的原野的男人，他是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知道许多事。譬如他知道，一克花粉就好比一克自己，来自远古的淤泥以及从枝杈、果实与子孙中鲜活升腾起的神秘是它甜蜜的宿命，而恒常的变化、无可回避的开始和必然而然的结束是它美丽的确定，因为不变蕴含着永久的危险，而只有诸神才拥有永恒的时态。

① 亚马逊雨林西北区域的原住民部族。

那个在溪岸的细沙上推着木舟、预备去领受在雨林的每个日落时都将打开隐秘之门的神迹的男人，必定是我的兄弟。

当白昼之光纤巧的抵抗终于暧昧地被昏暗的怀抱所战胜，我听见他呢喃起他的小船所应得的话：“我找到你时你还粗不及一根枝丫，我清扫你周围的土地保护你免受白蚁记挂，我扶直你的树干拉扯你快长高长大，伐倒你作为我在水中的肉身时，每一斧子下去我的手臂上就裂开一道瘢痕。而后在水里我向你立下誓言，我们要一同继续你在身为种子时开始的旅程。我履行了我的承诺。我们两不相欠。”

于是那个男人看见一切都变了，就在日光倦于变得千倍渺小、不愿再散落为片片金鳞随溪水漂流的刹那，世界发生了变化。

雨林捂灭了它浓重的绿。鸚鵡^①为羽翎的华光拉上帘幕。浣熊的瞳孔不再映出果实的天真。不知疲倦的蚂蚁暂时停止向它的锥形宅邸搬运地球。鳄鱼决定睁开双眼让暗影向它揭示它白日里不愿目见的种种。河水的流动变得平缓下来，对

① 又名巨嘴鸟，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热带森林中，尤以亚马逊河口一带为多。

自己可怕的浩大毫不自知。

那个把护身符——绿色和蓝色的小石子，教河流安于其所——摆放在河滩上的男人，他是我的兄弟，同他一道，我望着月亮时不时在云中显露，为树冠镀上银装。我听他吟唱：“一切都理所应当。黑夜挤捏着果实的汁浆，叫醒了昆虫的欲望，安抚着飞鸟的焦躁，阴凉了走兽的皮囊，它一声令下，萤火虫燕舞霓裳。是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已攀缘到它的石祭坛上，盘踞于身体诅咒之上的森蚺^①举头望天，用无可救药的强者所拥有的无邪目光。它黄灿灿的眼是两颗出神的宝石，对追踪着猎物的食不果腹的豹充耳不闻，它在当季无雨的微风中心无旁骛，任凭气流源源不断地将花粉送去因他人的聪慧或吝啬，抑或闪电毫无情面的劈杀所开辟出的每一片空场。

那个如今正在沙滩上播撒着任何能在他的故土上生长的种子、为之后能将自己疲惫的身躯铺展其上的男人，是我不可或缺的兄弟。

树莓的种子坚硬，可每一张在爱情里尝到它酸甜滋味的

① 世界上体形最大的蛇之一，栖息于南美洲。

贪婪的嘴都会把它带进梦里。胭脂树的种子粗糙，但它火红的果肉装点着每一位蒙神拣选的姑娘的脸孔和身体。死藤^①的种子刺扎，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掩盖它汁液的甘美，在老迈智者的庇护中服下一剂，疑问的苦痛烟消云散，你无需给出答案，因它滋养着一颗无知的心。

在护佑它们免受美洲狮侵袭的高枝上，长尾猴望见远方的光亮吓了一跳。是那个男人，我的兄弟，他点起了篝火邀我同享他的蓄积，他默默念诵着：“一切都理所应当。火光引来了虫豸。豹子与食蚁兽远远地看着。树懒和蜥蜴意欲靠近。金龟子与赤蜈蚣在枝叶间探身谛听。火舌说木头燃烧着，没有怨恨。是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那个男人，我的兄弟，他指点我把双脚移近，让温热的炭灰修补长途旅行落下的病。暗影让我看不清他的文身和他脸上涂抹的线条，但雨林知晓他部落的尊贵，以及他的文饰所标志着的地位与荣耀。

被暗夜所包裹着，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雨林的男

① 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种药用植物，汤药具有祛病提神、强身健体的功效。根据当地的传统风俗，死藤被看作神圣的象征，只有部落的萨满或草医懂得制备死藤水的方法。

人，他眺望着月亮、星星、过往的云，当他聆听并辨认着从密林中生出的每一个音：在虎爪中的猴的嘶叫，蟋蟀永远在同一个调子上的电报音，野猪们过于强烈的喘息，响尾蛇窸窣窣诅咒着自己猛毒的孤寂，赶去河岸产卵的龟的沉重脚步，因黑暗而缄默了的鸚鵡的无声呼吸。

就这样，慢慢地，他睡了，怀着感恩之心——为自己成了雨林之夜的一部分，为自己成了神秘的一部分，那神秘让他与最小的虫子结为兄弟，让他和绷紧了百岁肌肉正嘎吱作响着的商陆^①融为一体。

我看着他睡去，自感荣幸能够共有这宁谧的秘义，它划定了生命未熟的提问与死亡终极的回答之间的距离。

① 常绿小乔木、园景树，产于南美洲。

失落之岛

它叫木洛希尼^①，从高空看就像亚得里亚海上一块赭石色的斑，面朝着那个之前叫做南斯拉夫的国家的海岸。到那儿的时候，我没有庞大的计划和既定的期限，在阿尔塔托雷^②一栋老旧的屋子里，我写下了或许可算是我第一部小说的手稿。

岛屿遍地李树开花，夹竹桃开花，人们开花。开着花的就比如奥尔伽，一个漂亮的克罗地亚姑娘，她与爱人共同担负着客店的活计，毫不羞耻地招呼着：全岛最平价！斯坦也开花了，这个斯洛文尼亚人每天傍晚都会支起他的烤架，他生起火来，梅子白兰地^③一瓶瓶地都开了，无论是街坊还是路人都会一并请上他的露天雅座，他的热情服务要让所有人好好体验一

① 现属克罗地亚的小岛。

② 木洛希尼一地名。

③ 东欧人常饮的一种烈酒。

把。开花的还有戈依科，为狂欢供应着鲜鱼和乌贼的黑山小伙子；以及弗拉多，总是引吭高歌着的马其顿汉子——谁都听不懂他在唱些什么，他的歌声却并未因此少些典雅。波斯尼亚药剂师、犹太人、反法西斯游击队前卫生员——莱温格丝丝入扣的故事是他的花。有时潘托，一个被海军逐出队伍的塞尔维亚人，会拉起他的手风琴，于是所有人都唱了起来，喝第二瓶梅子白兰地时我们便已手足一家：奥尔吉察、斯坦尼察、弗拉迪察、潘提察^①。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感谢这巴别塔式的大杂烩让我们懂得彼此。

“唯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他们跟我说。

“在南斯拉夫，我们所有人都是相互理解的。”他们又说。

Tschibili, salud, prosiť, salute, sant . ^②

许多年里，木洛希尼都是我的秘密天堂，直到一些事发生了，眼见它明明白白地来，我的朋友们中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解释，而在谈起这个国家的历史时，在人们情绪的转变抑或态度的抗拒中又能清楚地觉察到它。

① 当地昵称以 -itza，即“察”结尾。

② 分别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的“干杯”。

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凶兽把切特尼克^①的行头从博物馆里叼了出来，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恶畜穿上了乌斯塔沙^②的衣装，这个海岛也未能幸免于难。

奥尔伽对弗拉门戈舞锁上了心门，对任何非克罗地亚人闭起了客店的大门。潘托独自行进在阿尔塔托雷的街，拖着塞尔维亚的旗帜与掺着酒精的旧恨开始了一天的征程。弹手风琴的快乐文盲复述着民族主义者狂热的演讲，尤其冲着犹太人莱温格开炮，指控他身为波斯尼亚人，却是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③者。斯坦去了卢布尔雅那^④，只剩下被怨恨的剪刀铰得粉碎的相片遗落在他阿尔塔托雷美丽的家。戈依科和弗拉多也离开了这座岛屿，他们惧怕潘托——此人坚

① “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的两大抗德武装力量之一，但有严重民族主义倾向。由于南斯拉夫地区包含七个主要民族，而切特尼克的成员大多是塞尔维亚人与黑山人，因此不仅德国纳粹，连南斯拉夫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也成了他们打击的对象。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切特尼克的高层被相继逮捕判刑，这一组织基本宣告终结，但其秉承的大塞尔维亚思想绵延至今。

② 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成立，Ustasha本意就有起义的意思。乌斯塔沙的目标是让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

③ 指主张复兴伊斯兰教，使其回到最初的原始教义的宗教神学思潮。

④ 斯洛文尼亚首都。